

論人申

物

衡鑒志

中華書局印行

1963年癸

論衡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論衡序

余覽東京永元之季名能立言者王節信仲長公理及王仲任三君子並振藻垂聲苑史亦類而品之而追數世後獨仲任論衡八十餘篇有秘玩爲談助還許下見稱才進者而節信公理沈寥莫及若是何也言貴考鏡於古昔而尤不欲其虛窳靡當要如持衡入寶肆酌昂抑免譁衆爾已潛夫一論指計時短牴牾略罔所考鏡而公理之昌言好瀟灑而澹宕輒齟齬於世而不相入彼二氏世且敝箒視之奚其傳仲任少宗扶風叔皮而又腹笥洛陽之籍其於衆流百氏一一啓其局而洞其竅憤俗儒矜吊詭侈曲學轉相訛賈而失真迺創題鑄意所著逢遇迄自紀十餘萬言大較旁引博證釋同異正嫌疑事卽絲棼複還而前後條委深密矩矱精篤漢世好虛辭異說中爲辨虛凡九其事隳其法嚴其旨務祛謬悠夸毗以近理實而不憚與昔賢聚訟上裨朝家彝憲下淑詞壇聽睹令人誦之泠然斥吊詭而公平開曲學而宏鉅譬一闢之市一提衡者至而貨直錙銖率畫一無殊喙以故中郎祕之帳中丁寧示人勿廣而會稽守還許時有異人異書之疑邕與期其綜覽博識寧出仲任下顧簡編充棟匪衡曷平得仲任之旨而廣之宅書不迎刃者鮮矣然仲任當其時閉門潛思絕慶吊牆牖各置刀筆數十星霜而就何難甚也倘盡如中郎必埃求者摻得之白屋寒俊得寓目者能幾茲武林張君購得善本鉸竣丐序不佞是

書且揭兩曜而天行僻壤涼播自今爲談助與才進者奚帳中可隱異人異書可疑而仲任有神必咤爲千載知音也已余雅嗜仲任又嘉張君剗腕以公執苑敢一言弁之告當世博雅諸士能論衡之精而始不爲僞書僞儒之所溷且窺仲任之所超節信公理而不朽者要在是乎哉
萬曆戊子孟冬西吳沈雲楫序

論衡序

仲任以其志鰭慕蘧師彪似雄之學濬謏聞之竇而牖薄社耳目執人竄矣故其紀曰口務明言筆務露文曉然若盲之開目冷然若聾之通耳言不可旒續也洛陽之市豈無縣黎莫難而仲任以其神營魄藏心宅腹笥也者望天下之乏而予之天下仰掇焉故其紀曰玉剖珠出玉剖則鳳璞莫隱珠出則魚鱗莫衷言不可襲與韞而日中爲沽也微歟中郎匿之帷間白傳匿之帖外焉總匿之林表而宋士匿之櫝中珠沉玉瘞耳目幾廢政也燔竹戎也鑽李茲其埒耳已讀衡八十五篇竟十餘萬言乃喟然稱曰是何能匿哉庭無胤子之跡詩禮並名異書席無禽凡之咨進趨皆登祕府仲尼伯魚猶匿况其凡乎且上物時苗神物時苗宛委酉陽靈族司馬安所禕天真之服闡其名山而化妬婦吝夫耶故漢之帷梁之林唐之帖宋之櫝衡之權也量而出之無多眎人彼且以爲鑷利于翳泰至則塞明月夜光無因而至前則匹士按劍迺相與匿衡而衡誠懸也吾惡夫諸子之不平平之於吾衡焉若乃夫仲任之衡其果帝之制乎王之謹乎累銖而不失迨鎰而昏乎有傳于肆曰一提而一流也一市人重聽矣視衡星若垣次而五權亂喪一市之明矣械易圭璣易璫尺爲輕寸爲重而一市人皆眩竄無日矣故衡仲任之衡以平其平是帝王之衡也天君之謂也新安程氏出仲任之衡列之武林天下以武林爲洛陽將新衡多於

舊衡業不勝匿而余有期于新衡焉斥所謂離曠者以無足售而罔象得之斯養性之經天君之職平歟史稱仲任年漸七十志力衰耗造養性書十六篇不知誰何氏匿之吾甚不平行問之靈族遺程氏矣

皇明萬曆庚寅七月七日前進士虞淳熙題序

論衡目錄凡三十卷

第一卷

逢遇第一

累害第二

命祿第三

氣壽第四

第二卷

幸遇第五

命義第六

無形第七

率性第八

吉驗第九

第三卷

偶會第十

骨相第十一

初稟第十二

本性第十三

物勢第十四

怪奇第十五

第四卷

書虛第十六

變虛第十七

第五卷

異虛第十八

感虛第十九

第六卷

福虛第二十

禍虛第二十一

龍虛第二十二

雷虛第二十三

第七卷

道虛第二十四

語增第二十五

第八卷

儒增第二十六

藝增第二十七

第九卷

問孔第二十八

第十卷

非韓第二十九

刺孟第三十

第十一卷

談天第三十一

說日第三十二

答佞第三十三

第十二卷

程材第三十四

量知第三十五

謝短第三十六

第十三卷

效力第三十七

別通第三十八

超奇第三十九

第十四卷

狀留第四十

寒溫第四十一

譴告第四十二

第十五卷

變動第四十三

招致第四十四

明零第四十五

順鼓第四十六

第十六卷

亂龍第四十七

遭虎第四十八

商蟲第四十九

講瑞第五十

第十七卷

指瑞第五十一

是應第五十二

治期第五十三

第十八卷

自然第五十四

感類第五十五

齊世第五十六

第十九卷

宣漢第五十七

恢國第五十八

驗符第五十九

第二十卷

須頌第六十

佚文第六十一

論死第六十二

第二十一卷

死僞第六十三

第二十二卷

紀妖第六十四

訂鬼第六十五

第二十三卷

言毒第六十六

薄葬第六十七

四諱第六十八

調時第六十九

第二十四卷

譏日第七十

卜筮第七十一

辨崇第七十二

難歲第七十三

第二十五卷

詰術第七十四

解除第七十五

祀義第七十六

祭意第七十七

第二十六卷

實知第七十八
知實第七十九

第二十七卷

定賢第八十

第二十八卷

正說第八十一

書解第八十二

第二十九卷

案書第八十三

對作第八十四

第三十卷

自紀第八十五

論衡目錄

論衡卷第一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逢遇篇

命祿篇

累害篇

氣壽篇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滄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員帛喜伯諱作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員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爲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爲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臯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

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並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爲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溷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濁皆麤舉措鈞齊此其所以爲遇者也故舜王天下臯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臯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臯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距更調霸說雖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麤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圉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爲

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爲野聲。越王大說，故爲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爲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僞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爲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嫺，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爲是，適可爲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鑒，治內調能，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冬奏扇，爲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炙濕，冬時扇以嬰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已爲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主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

與之名，日力不足，不預聞，何以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柰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爲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爲，况節高志妙，不爲利動，性定質成，不爲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爲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爲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爲遇。猶拾遺於塗，撫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闇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內。夫不本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於被累害者，智不明闇塞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

涉飯中捐而不食捐飯之味與彼不污者鈞以鼠爲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故爲累害脩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慎擇友友同心恩篤異心疎薄疎薄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進高者得榮下者慙悲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遠怨恨毀傷其行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傳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拔人越次迁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爲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動百行作萬事嫉妬之人隨而雲起枳棘鉤掛容體蠶蠶之黨啄螫懷操豈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曾不見夫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謗者謂之辱官升進者謂之善位廢退者謂之惡完全升進幸也而稱之毀謗廢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若此必爲三累

三害也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搏泥以黑點續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頽墜之類常在懸垂屈平潔白邑犬羣吠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固庸能也偉士坐以俊傑之才爲生招致羣吠之聲夫如是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謗哉偶俗全身則鄉原也鄉原之人行全無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愆也古賢美極無以衛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名惡彼之勝己也是故魏女色艷鄭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逐之戚施彌妬蓬除多佞是故濕堂不灑塵卑屋不蔽風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牖里陳蔡可得知而沉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將不遭鄧析之禍取子胥之誅幸矣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絕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敖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者招謗爲士者多口以休熾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遠矣臧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寮之謫未嘗滅也埴成丘山汙爲江河毫髮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汚言之清受塵而白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妬高奇

見噪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恥，以不純言之。王有瑕而珠有毀，焦陳留君兄名稱兗州行完跡，潔無纖芥之毀，及其當爲從事，刺史焦康紕而不用，夫未進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何則？衆好純譽之人，非真賢也。公侯已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負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命祿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爲獨成。貧賤反此，難達難遷，難成獲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知寡德薄，命善興而超踰。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於天，故坦蕩恬忽，雖其貧賤，使富貴若鑿溝伐薪，加勉力之趨，致疆健之勢，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無命之人，皆得所願，安得貧賤凶危之患哉？然則或時溝未通而遇湛，薪未多而遇虎，仕宦不貴，治產不

富，鑿溝遇湛，伐薪逢虎之類也。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智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富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筭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而無官，懷銀紆紫，未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或時下愚而千金，頑魯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貴殊命。治生鈞知，其富異祿。祿命有貧富，知不能豐殺，性命有貴賤，才不能進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知，不若管仲，然成桓受尊命，而周管稟卑秩也。案古人君希有不學於人臣，知博希有不爲父師，然而人君猶以無能處主位，人臣猶以鴻才爲厮役。故貴賤在命，不在智愚。貧富在祿，不在頑慧。世之論事者，以才高當爲將相，能下者宜爲農商，見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毀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毀之曰：是必乏於才知。殊不知才知行操雖高，官位富祿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時舉事而福至，人謂才智明審，凶衰禍來，謂愚闇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祿也。白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主父偃辱賤於齊，排擯不用，赴闕舉疏，遂用於漢，官至齊相。趙人徐樂亦上書與偃章會，上善其言，徵拜爲郎。人謂偃之才，樂之慧，非也。儒者明說一經，習之京師，明如匡穉圭，深如趙子都，初階甲乙之科，遷轉至郎博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說若范雎

之于秦明封爲應侯蔡澤之說范雎拜爲客卿人謂雎澤美善所致非也皆命祿貴富善至之時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魯平公欲見孟子嬖人臧倉毀孟子而止孟子曰天也孔子聖人孟子賢者誨人安道不失是非稱言命者有命審也淮南書曰仁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賈生曰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焉識其時高祖擊黥布爲流矢所中疾甚呂后迎良醫醫曰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韓信與帝論兵謂高祖曰陛下所謂天授非智力所得楊子雲曰遇不遇命也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是謂從富貴爲貧賤從貧賤爲富貴也夫富貴不欲爲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爲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爲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爲文帝周亞夫以庶子爲條侯此時代王非太子亞夫非適嗣逢時遇會卓然卒至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不能奉持猶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則平受之如過一升則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鈞則平舉之過一鈞則躓仆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也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幽居俟時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力勝貧慎勝

禍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雖云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彊命貴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馬頭目蹄足自相副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求貴貴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賤之禍不可苟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貴之命不求自得信命者曰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無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則人亦有不求貴而貴者矣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有教而終不善者矣天性猶命也越王翳逃山中至誠不願自冀得代越人燠其穴遂不得免彊立爲君而天命當然雖逃避之終不得離故夫不求自得之貴歟

氣壽篇

凡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觸值之命二曰彊弱壽夭之命所當觸值謂兵燒壓溺也彊弱壽夭謂稟氣渥薄也兵燒壓溺遭以所稟爲命未必有審期也若夫彊弱天壽以百爲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夫稟氣渥則其體彊體彊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則多病壽短始生而死未產而傷稟之薄弱也渥彊之人不卒其壽若夫無所遭遇虛居困劣短氣而死此稟之薄用之竭也此與始生而死未產而傷一命也皆由稟氣不足不自致於百也人之稟氣或充實而堅強或虛

劣而軟弱充實堅強其年壽虛劣軟弱失棄其身
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子子有不就物有爲
實枯死而墮人有爲兒天命而傷使實不枯亦至
滿歲使兒不傷亦至百年然爲實兒而死枯者稟
氣薄則雖形體完其虛劣氣少不能充也兒生號
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濕下者夭何則稟壽
夭之命以氣多少爲主性也婦人疏字者子活數
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渥子堅彊數而氣薄子軟
弱也懷子而前已產子死則謂所懷不活名之曰
懷其意以爲已產之子死故感傷之子失其性矣
所產子死所懷子凶者字乳亟數氣薄不能成也
雖成人形體則易感傷獨先疾病病獨不治百歲
之命是其正也不能滿百者雖非正猶爲命也譬
猶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爲丈夫尊公嫗爲丈
人不滿丈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猶乃爲形也夫
形不可以不滿丈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
滿百之故謂之非命也非天有長短之命而人各
有稟受也由此言之人受氣命於天卒與不卒同
也語曰圖王不成其弊可以霸霸者王之弊也霸
本當至於王猶壽當至於百也不能成王退而爲
霸不能至百消而爲夭王霸同一業優劣異名壽
夭或一氣長短殊數何以知不滿百爲夭者百歲
之命也以其形體小大長短同一等也百歲之身
五十之體無以異也身體不異血氣不殊鳥獸與
人異形故其年壽與人殊數何以明人年以百爲
壽也世間有矣儒者說曰太平之時人民侗長百

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
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
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
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用三十在位五十載陟
方乃死適百歲矣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
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
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
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
也至康王之時尚爲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聖人
稟和氣故年命得正數氣和爲治平故太平之世
多長壽人百歲之壽蓋人年之正數也猶物至秋
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後秋則亦如人死或
增百歲或減百也先秋後秋爲期增百減百爲數
物或出地而死猶人始生而夭也物或踰秋不死
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百也傳稱老子二百餘
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
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

王充論衡卷第一

論衡卷第二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幸偶篇

命義篇

無形篇

率性篇

吉驗篇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僞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蚤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顏回之類俱不幸也螻蟻行於地人舉足而涉之足所履螻蟻芴死足所不蹈全活不傷火燔野草車轢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舉火行有適然也由是以論癰疽之發亦一實也氣結闕積聚為癰潰為疽創流血出膿豈癰疽所發身之善穴哉營衛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結網蜚蟲過之或脫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羣擾或得或失漁者罾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奸盜大辟而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徵幸也孔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為不幸矣立巖墻之下為壞所壓蹈岸之上為崩所墜輕遇無端故為不幸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過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處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倖幸之徒閔藉孺之輩無德薄才以色稱媚不宜愛而受寵不當親而得附非道理之宜故太史公為之作傳邪人反道而受恩寵與此同科故合其名謂之倖幸無德受恩無過遇禍同一實也俱稟元氣或獨為人或為禽獸並為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或累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僕非天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道德禍福不均並為仁義利害不同晉文脩文德徐偃行仁義文公以賞賜偃王以破滅魯人為父報仇安行不走追者捨之牛缺為盜所奪和意不恐盜還殺之文德與仁義同不走與不恐等然文公魯人得福偃王牛缺得禍者文公魯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韓昭侯醉臥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冠愛己也以越職之故加之以罪衛之驂乘者見御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夫驂乘之呼車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發於心然而於韓有罪於衛為忠驂乘偶典冠不偶也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長數仞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

或成器而見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非工技之人有愛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穀爲飯。釀飯爲酒。酒之成也。甘苦異味。飯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廚酒人有意異也。手指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殊筐而居。甘酒也。異器而處。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涉一筐。飯捐不食。夫百草之類。皆有補益。遭醫人采掇。成爲良藥。或遺枯澤。爲火所爍。等之金也。或爲劍戟。或爲鋒鈇。同之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也。或爍脂燭。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塗軒戶。皆之水也。或溉鼎釜。或澡腐臭。物善惡同。遭爲人用。其不幸偶。猶可傷痛。况含精氣之徒乎。虞舜。聖人也。在世宜蒙全安之福。父頑母嚚。弟象。敖狂。無過見憎。不惡而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也。生無尺土。周流應聘。削迹絕糧。俱以聖才。並不幸偶。舜尙遭堯受禪。孔子已死於闕里。以聖人之才。猶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禍必衆多矣。

命義篇

墨家之論。以爲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爲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聞歷陽之都。一宿沉而爲湖。秦將白起。坑趙降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皆死。春秋之時。敗績之軍。死者蔽草。尸且萬數。饑饉之歲。餓者滿道。溫氣疫癘。千戶滅門。如必有命。何其秦齊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

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猶高祖初起。相工入豐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小男女。俱貴而有相也。卓礫時見。往往皆然。而歷陽之都。男女俱沒。長平之坑。老少並陷。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並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被災蒙禍之驗也。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人有壽夭之相。亦有貧富貴賤之法。俱見於體。故壽命脩短。皆稟於天。骨法善惡。皆見於體。命當天折。雖稟異行。終不得長祿。當貧賤。雖有善性。終不得遂。項羽且死。顧謂其徒曰。吾敗乃命。非用兵之過。此言實也。實者。項羽用兵。過於高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國命繫於衆星。列宿吉凶。國有禍福。衆星推移。人有盛衰。人之有吉凶。猶歲之一壽之間。一衰一盛。物之貴賤。不在豐耗。人之衰盛。不在賢愚。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無象在天。以性爲主。稟得堅彊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氣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衆星。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